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图 第二十回 沈月姑重會樹春 蘇州府審結刁龍

宋文采逃去，心中悔恨，不該將此隱情一盡說與他知道！如今這狗才，是容他不得的，待我今夜悄悄到關王廟賞他一刀便了。主意已定，挨到黃昏之後，即來關王廟，見廟門未曾關的，即走入內，東尋西覓四處觀看，絕無蹤影。不知他在哪一處安歇。只見一個小沙彌問客官何來？宋文采道：「俺要訪一個朋友柴君亮可在這裡麼？」小沙彌指道：「那邊第二間就是君亮的臥房。」

宋文采問道：「和尚哪裡去？」

小沙彌應道：「要去閉山門。」

宋文采吩咐說：「且慢的，俺就要去。」

小沙彌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們吃了夜飯再來關罷。」

宋文采心中暗喜，悄悄來至柴君亮房門外，側耳細聽，見裡面有兩個人聲說道：「俺在江湖之上，久仰印然禪師大名，不想今日相逢，未知大師今欲何往？」

又一個應道：「俺有個徒弟名叫樹春，多時不見，掛在心頭。如今正要到杭州去與樹春一敘。」

又聽見柴君亮道：「原來柳樹春就是賢徒，如今為事在嘉興監牢中。」

便將遇見宋文采情由一一說知。印然禪師聽見大怒道：「待我明日往外邊尋這宋文采，拿來碎副凌遲，以雪我恨。」

宋文采句句聽得明白，不得下手，想道：「也罷，待我先到山西，再作道理罷了。」

即時怒氣沖沖，出了關王廟。次日往山西而去。那小沙彌出來問道：「柴大哥，適才有一客人來此，訪問柴大哥住在哪裡房屋，說與柴大哥是個朋友，要來相訪。吩咐我且慢閉廟門的。想是去了麼？」

柴君亮聽了此話，心中疑惑，並沒有什麼人來此。為何訪問住房？想來想去，方悟是宋文采前來行刺。便拿燈四處尋覓，一夜不敢安睡。與印然論談拳法，直到天明。還了王小二銀兩，印然禪師道：「宋文采已是走了，我和你先到嘉興看望樹春，然後再作計較。」

二人當下認做師徒，往嘉興而來。再說沈月姑身懷六甲，覺腹中漸大起來，趙二娘一時盤問，月姑料瞞不過，只得從實說明。那日趙二娘身中欠安，月姑只得在店掌管，偶然見外邊一個乞丐，是個後生家，在地上爬的，不能言語，張口亂叫。月姑見這乞丐，已犯廢疾，又再啞口，心中憐他。即取了十個銅錢與那乞丐。乞丐搖手不要，只管把眼看著月姑。月姑說道：「已做了乞丐，不要銅錢，要做什麼？」

那乞丐爬近店前，做了手勢。月姑見他手勢，問道：「你不要錢，敢是要寫字麼？」

乞丐把頭亂點。月姑便叫走使的取了紙筆與他，看他寫出什麼來。那乞丐不多時寫完，走使拿來與月姑一看。上寫的：「我是杭州柳樹春，只因為了冤屈之事，故此改名魏光，正要逃回家，不期在關王廟遇了拐子兄弟二人。名刁龍刁虎，將卑人損壞身體，到此蘇州，舉目無親，幸遇賢妻，快來搭救。卑人感恩不淺。」

月姑看完一時咬牙切齒，痛罵刁龍刁虎，把我官人害到這般模樣！叫我怎耐的住？不覺流下淚來。也顧不得羞恥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官人休要著急，走使的扶他起來。」

那走使的向前扶了起來，又走不得路，只得馱他入內。哪曉得刁虎在那裡東觀西望，一時不見樹春，正在四處搜尋。樹春在店內望見刁虎，把手亂指。月姑問道：「此人可是拐子麼？」

樹春把頭亂點。月姑大怒，便叫走使的向前把刁虎拿住！走使即走出街中，將刁虎拖住不放。一時圍上許多閒人觀看。刁虎正在與走使的揪打，卻見柴君亮與印然禪僧打從山塘經過，二人上前問道：「怎麼如此相鬥？」

眾人指道：「這一個人是拐子，如今被拐之人，現在那茶店裡面。」

印然禪師聽說是拐子，心中大怒，將刁虎一把抓將過來。柴君亮忙進茶店裡面，看那被拐之人，一時看見月姑之面，呆了一呆。月姑認得君亮，即問說：「來者莫非君亮哥哥麼？」

柴君亮方才認得月姑了，忙問說：「月妹你為何住在這裡？」

月姑聽說，說：「哥哥，此時不便告稟，改日說明罷。」

君亮看見樹春如此模樣，即問道：「這可是被拐之人？」

月姑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

又附君亮耳邊悄悄說道：「此人就是杭州柳樹春，因為人陷屈，故此逃走。改了姓名魏光。」

柴君亮回頭一看，見印然禪師哈哈大笑，走入茶店裡面而來。君亮便把樹春情由，悄悄說知。印然禪師聽了此話，即近樹春面前悄悄說：「賢姪，我和你分離，不覺多時。常掛念在心。那曉姪兒遇了拐子，弄得這般光景，真正傷心。」

樹春看見印然，只是把頭亂點而已。又聽見外邊高聲喊道：「那個遊方和尚，快還我兄弟命來。」

印然問樹春道：「他是拐子麼？」

樹春把頭點一點，印然大怒，要走出來。柴君亮道：「師父且免動手，待徒弟去打死這狗才。」

印然吩咐說：「從弟，只好拿住送官究治，以除萬民之害。不要傷他性命。」

柴君亮答應曉得。卻值蘇州府從山塘經過，看見二人正在扭打，吩咐住轎。喚打架的人過來。衙役答應一聲，把二人拿到。蘇州府問道：「你們二人，叫什麼名字？為何事在此打架？」

柴君亮說：「小的叫柴君亮，有一個妹夫，叫做魏光。卻被這怪人去用藥傷了身體，做了殘疾啞口之人。放在山塘，每日乞丐。小人妹子，偶然看見丈夫，將他扶到店中。哪曉得這拐子恃強，特來討去。」

蘇州府又問刁龍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為何將魏光拐去，用藥損他為殘疾，做了乞丐求乞，還敢在此恃強打鬧？」

刁龍道：「小人弟兄兩人，俱是守己安分，並不敢做下犯法之事。只為印然和尚與小人之弟刁虎，向來未知何怨，如何把我兄弟扯為兩片！小人來與他理論，又走出此個柴君亮，把小人打得如此狼狽。」

蘇州府問道：「印然和尚何在？」

刁龍道：「在茶坊內。」

蘇州府即著衙役帶印然和尚並魏光前來看驗。少刻帶至。蘇州府問道：「你就是魏光麼？」

樹春點一點頭。柴君亮稟是被拐用藥毒成啞口，求大爺命他寫出字來，便知其詳。蘇州府即命衙役取文房四寶，命樹春寫出情由。當面問印然說：「汝已是出家之人，為什麼不守清規，把刁虎傷亡？有何理說？」

印然稟道：「僧家有個姪兒的，可憐被刁龍刁虎二人所拐，用藥傷得如此狼狽，放在山塘上求乞。偶見他妻房收留入內，不期刁虎還來此逞凶，僧家適值從此經過，一時間知其情，大怒，誤傷他的性命，望太爺審斷實情。」

又見衙役呈上要樹春所寫的字，蘇州府接過一看，與他兩人交代相符。心中明白，曉得被拐所害是真。即命魏光發還妻子調治，柴君亮釋放無事，印然刁龍二人俱交管押。著地方收殮刁虎屍骸，打道回衙。立刻升堂，兩位排班，帶進犯人聽審。蘇州府命刁龍上來問：「刁龍，你將拐害魏光一一情由說明，免受刑罰。」

刁龍道：「太爺，小人實是平民，柴君亮錯認為拐子。熬打不過，只得從實招來。還望太爺筆下超生。」

蘇州府又問道：「你共拐有幾人在哪裡？」

刁龍說：「現在五個孩子在船內。」

太爺立刻差人到船中搜回孩子，追其餘黨，將刁龍收禁。問成立斬之罪。曉諭被失小兒之家認明具領。又喚印然上來道：「你既做了出家之人，當應守清規，不合將人打死，應得問罪。姑原其情委曲，枷號一月。」

蘇州府審判明白，然後退堂，衙役將印然枷示，自不必說。再說月姑見樹春這般情景，兩淚交流，連忙取了熱水替他洗臉淨手。沒有衣服可換，即取銀子與走使的往街房買下一領衣巾，前來替換。那趙二娘因病倒在牀上，爬不起來，聽見吵鬧好覺心焦，便問了月姑，月姑恐她心中著急，便將言語遮瞞。又私下差走使的去請郎中，前來與樹春調治。奈何沒有好名醫，並無見效。趙二娘病體漸漸安痊，月姑只得從實說知。趙二娘聽見此話，嚇得手足冰冷道：「他是個斬犯，哪裡留得他？倘或機關敗露，非同小可！」

月姑心中悔恨，早知如此，亦不將實情之話告她。便與柴君亮商議，君亮道：「此處不留人，更有留人處。待俺送他到杭州便了。」

月姑稱是。柴君亮又來與印然說知，印然道：「你若送他到杭州，決然沒有好名醫，不如忍耐住幾天，待我月滿之後，釋了枷號，領他別處去延治，方保得此疾無事。」

君亮回來，將印然禪師之語說與月姑，亦與趙二娘說知。且再多住幾天便行，趙二娘無奈，只得允從。那樹春一時心中欲寫一個回家，口不能言。即寫下數字與月姑看。月姑便與君亮計議。君亮說道：「這有何難待我就去走一遭便了。」

樹春執筆正要寫下，月姑道：「我的機關，切莫與太太知道，只說偶然遇見了印然，把拐子打壞，如今隨的印然醫治。」

樹春依的月姑之言，將家書封好，付與柴君亮。柴君亮拿了鋪蓋，別了月姑樹春並趙二娘，又來辭別印然禪師。然後匆匆往官塘大路而行。